

· 卞毓方 ·



zhanzai lishi de chuangtaishang

· Bian Yufang ·

站在历史的窗台上



站在历史的窗台上

卞毓方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7年·北京

责任编辑：张艳华

站在历史的舞台上

卞毓方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外水碓子东里24号)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960毫米，32开，印张10.625，插页2，字数180千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041-030-7/G·31

统一书号：7363·116 定价：(平装)1.80元，(压膜)2.00元

编者献辞

将凝聚着无数心血的《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第一辑）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兴奋、欣慰与期望。

将来，无论谁来书写中国20世纪的历史，都不能不赋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时期以辉煌的文字。

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复兴的历程。伴随这个历程的是新旧体制交替的阵痛，新旧观念更新的蜕变，以及无数仁人志士艰辛的探索和可歌可泣的奋斗！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比历史学家们更早地记录下了这一切——我们感到兴奋！

丛书的作者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记者，一步入新闻界就赶上了这个历史新时期。如果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那么，20世纪便是新闻记者的时代。这批记者活跃在突发事件的现场、重大事件的舞台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记录下新时期的风云变革和各种社会问题，

2009/08
记录下改革大潮中中国人民的开拓与追求。

这种记录是那样艰难。传统的新闻写作格式已容纳不下时代的风云和他们的激情。于是，这批记者调动各种文学表现手法，使真实的新闻报道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富于艺术感染力。他们的作品以纪实的优势兼有文学的价值而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整个社会的注目。所谓“新闻作品枯燥无味，不值得结集出版”的说法，因此而被否定。应该指出，这批新时期的记录者是和历史一同前进，一同成长的——我们深感欣慰！

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记者在改革中涌现出来，以其好的作品加入这套丛书的行列，奉献给现在的读者和未来的读者——我们期待着！

《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

编辑委员会

1987年夏于北京

目 录

智慧时代

钟华生的侧影.....	(3)
颜孟秋的地平线.....	(9)
蔡文的智慧果.....	(17)
祖慰的美学信号.....	(25)
范崇武的心理时空.....	(33)
油菜花在欢笑.....	(43)
追求科学的渴望.....	(52)

在世纪的多维空间

陈刘村一宝.....	(63)
宫叶勤的锄与笔.....	(74)
山外青山.....	(81)
在收获已尽的田野上.....	(86)
大漠之魂.....	(99)
站在历史的窗台上.....	(113)

七彩的生活音符

在人生的五线谱上.....	(127)
生命, 在流光溢彩.....	(136)
正 题.....	(143)
通向2002年之路.....	(152)

大写的中国人

空间的杰作.....	(175)
关于王仁民的推销报告.....	(196)
优胜者和他的缺陷.....	(216)
大业书记.....	(234)
片叶心.....	(252)
“我将迎接一切风暴”.....	(273)
思维云层间的闪电.....	(291)
东方维纳斯.....	(313)

后 记.....	(335)
----------	-------

智慧时代



钟华生的侧影

易征同志告诉我：“钟华生正在里面开会。”可他忘了问我认识不认识钟华生，我也忘了问他钟华生长得啥样，他坐在哪一排，我迈开步，兴冲冲就往会议室闯。嗨，进去自然就会认识，我很自信。

钟华生，这位珠海特区白藤湖农民度假村的总经理，名儿很熟了；熟得就象是莫逆之交。在浑然不觉之间，我已在心底里为他勾勒了一幅形象……

现在只要把心底的他与现实中的他对号。

一个长方形的会议室里围坐了七八十个人，我的目光在前排寻觅……

北京一位搞心理学的朋友告诉我，人的行为举止受心理结构制约，而心理结构与其身份、地位密切相连。比方说吧，3个互不相识的旅客走进同一个软卧车厢。3个人身份各异。其中一人是局长，一人是经理，再一人是个体户，尽管享受的是列车上的同一待遇，但3人的谈吐动作截然各别。那当局长的，心理上总会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其实不用他讲，当记者多年，已经积有这方面的经验。通常来到一个陌生的单位，推门无须问询，仅仅凭办公桌的摆位，凭室内人员抬头示意的先后或动作的轻重缓急，就大致可确定，谁是这个圈子里的头儿。钟华生在与会者中间的身份是中上的。

其中的一个小圈里只坐了10来个人。今天的会议主持者我是认识的，从他起向左扫描，额头没纹路的，排除；头发花白的，也排除。我虽然没见过钟华生，但从易征同志的神聊中，已知他50不到，正值中年。

得，前排符合这个年龄标准的，有3位。头一位么，大圆脸，胖乎乎的，那双下巴似乎用手一拧，就能拧出油……准不是他。

白藤湖的大浪立刻在我脑际翻涌起来。我虽然没去过那俗名“鬼仔角”，又称“天之边、地之边、海之边”的三边地段，但早在1970年，当我刚步出校门，在西洞庭军垦农场“滚一身泥巴”的时候，就听曾在白藤湖“战天斗海”的老连长诉说过那儿的物质的贫困和风波的险恶。钟华生就是在这一片海域里“泡”大的。20年前的1967年，钟华生率800农家壮汉，围海造田，排洪治涝，在那里整整鏖战了15个春秋。常常是站在水里吃饭，倚在山石上睡觉，其苦可知，其累可知。钟华生本人曾瘦得脸宽仅剩4指。他妻子来看望，竟当面认不出他。现今星移斗转，穷去富来，

但象他这种创业者，任怎么滋养，在短短三五年内，是蓄不起这一身膘的。他的脂肪需要加入燃烧——体能的和智能的燃烧……

另一位，留着波浪头，阔额，高颧骨，系一条红领带……凭直觉可以立刻作出判断：不是。

再一位，先看他的眼神就不象。钟华生的目光应该是那种带电的，四目一碰就能爆发出火花的，而不象这位似的暗淡无光。

我把扫描的范围扩大到中间两排……“天下之才我之才”，这是钟华生的著名论点。这见解曾使我惊叹不已。真棒！真气派！钟华生虽然围海造出了新大陆，但他那个几千人的发展总公司里，绝大部分的人只有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有大学本科文凭的，至今也不过寥寥两名。那么他从何挖掘智力源呢？钟华生的作法很独特，他说：“在我们这儿领工资的，是我们的人才；不在这儿领工资的，譬如广东省的人才，也是我们的人才；全国的人才也是我们的人才；外国的人才也是我们的人才。想尽各种办法把我们需要的人才请来，为我们咨询，解决难题。我们这些土佬呢，被新的产业结构逼着上‘无形大学’。这些请进来的一批又一批人才，就成了我们的‘无形大学’的教授。”这番话，自然也是从老易口里得知的。钟华生确实做到了。他把国内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建筑家、园林家、果树专家、

书画家、作家……请了去解决一系列问题，还把日本的园林总体设计家、澳大利亚的旅游专家、香港的建筑工程企业家请了去咨询各类难题。存如此之心智，有如此之气魄，他的内在气质、素养，总该在容貌上有所外化？

谁与这一形象吻合？

他不会是个平头；近视眼镜应与他无缘；那一位埋头速记，生怕拉下一字……不象；这一位斜卧在宽体沙发里，下意识地欣赏自己的手指头……也不会是他，绝对。

惑惑地，我的视线转向后围……钟华生还有一大创举，就是被人称为经济学上一个崭新概念的“旅游农业”。据说有一天钟华生听广播，听到台湾一家农户把蕉林弄得疏密有致，让前来买香蕉的人得以在其中徜徉游玩。他灵机一闪，立志变农业为农艺，把果园、鱼场、花地变成公园，让白藤湖高空长绿叶，中空挂瓜果，地上开花朵……据说他那儿宾馆的电器、装修在港澳也能上数，那环境、园林，在港澳就无出其右了……据说他那儿的水面产鱼、产虾、产螺、产藕，还建了个水上俱乐部……这样的主儿，必然有三分风流，七分倜傥，必然……

谁是钟华生？

白藤湖农民度假村的领袖人物哪儿去了？

是他？不是。不是他？嗯，有点象。仅仅有点

象？那也不是。钟华生就是钟华生，一看就觉着象，说象他就不应是别人。

这一位？——我的目光聚焦在一点上不动了。

这是最后一排，紧靠门口，一张硬木椅上，端坐着一位中年人。典型的正襟危坐，象课堂上的小学生，象聆听训诫的军人。头发是向右偏分的，油亮，光洁，一丝不苟。由于他位于我的右前侧，从我这儿看过去，只能看到他的左半边脸。那表情严肃，让人联想起海边的礁石。那面色黧黑，记载着与生俱来的烈日下的劳作。那眼珠儿似动不动，一如鹰隼盯准了猎物。那太阳穴在微微跳动，仿佛随时准备伸出若干突触，以获取大会发言者传输的信息。那稍稍前倾的头颅，那整齐服贴的领带，那白色涤棉的短袖衬衫……不轻松，不自如，不潇洒……似乎他随时都会站起与别人争辩：不，不，你说得不对，岂能是那样？我们那儿就不是那样嘛，嘿嘿……

他就是钟华生！

他就是我心目中的钟华生！我心目中的钟华生就该象他这模样！

翻开采访本，我用铅笔迅速为他勾了一幅头象。画旁注明：钟华生于杭州西湖宾馆新技术革命与体制改革讨论会。

我有点怡然自得，半是为了自己的眼力，半是

为了这幅传神的速写。

当我再抬眼去捕捉钟华生的形与神时，愕然发现，那张座椅已然空了。

两分钟后，主持人宣布休会。会后，我打听到钟华生的房间号，急匆匆前往敲门。

门应声而开——不是老钟，是一位宾馆的服务员。

“请问，钟华生同志是不是住这儿？”我问。

“是的。”她说。

“人呢？”

“他刚走。”

“上哪儿？”

“去机场。他说中午去上海，下午还要飞往广州。”

完了！只晚一步，我没能来得及和钟华生叙谈，机缘竟然是如此不巧。

算了算，我确定无疑地认出他时，仅仅是他临走前的5分钟……

1987年3月

颜孟秋的地平线

位能，动能，热能，电能，磁能，光能，化学能，原子能，统统都称为“能”。“能”是一切物质做功的本源；最节能的机器，无疑是最有生命力的机器；最节能的国家，无疑是最有竞争力的国家；所以我没有理由不喜欢“能”。

你自然可以想象，当我得知颜孟秋发明的“颜氏燃烧器”——每年至少能为国家节约原油、重油600万吨，柴油30万吨，价值11.4亿元时，我是何等地欣喜若狂，仿佛那630万吨节省的油都转化成了我生命的力。

我是从1985年12月的《工人日报》上读到关于颜氏的报道的。从那以来，我一直想见见他。渴望之切，甚至凡遇见科技部门、石油部门、机械部门的同志，我都要问他们认识不认识颜孟秋。

“你要找老颜，到长沙去呀！”湖南驻京办的罗敏嘉同志告诉我。

废话。颜工的厂子设在长沙县沙坪乡，报道上说得清清楚楚，我还能不知道？问题是他在长沙，

我在北京，而这一年来又始终觅不着去长沙的机会，所以我才只能隔靴搔痒，干着急。

“我和他谈过，他和别人不一样。”小罗颇为自豪。

“怎么不一样？”我怀疑她的判断力是否达到我设想的层次，故而并不抱多大希望。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他的‘走向’却正好相反。”小罗扳了扳指头，“喏，他是1947年的航校毕业生。解放后，他在航空工业部工作。1961年，他主动要求调到湖南省动力机厂，继而又转到长沙市的农机所、街办小厂，七转八转，最后落到了长沙县沙坪乡。”

“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他说别无选择。”

嗯，“别无选择”对于小罗来说，这也许就是普通的4个字，说出它，只需要唇舌轻轻地摩擦几下。对老颜来说，则意味着几多汗水，几多心血。

“他说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一愣，脑筋忘了在哪儿转弯。

“他说他象石猴闯荡世界，终于在花果山找到了水帘洞。”

哦，好新鲜的比喻。

“他说……呀，他说的那些专业上的事情我都